

詩藪

詩藪　外編一　周漢

東越胡應麟著

中古享國之悠遠莫過於夏商周近古享國之悠遠莫過於漢唐宋中古之文始開於夏至商積久而盛徵至於周而極其盛近古之文大盛於漢至唐盛極而衰兆至於宋而極其衰秦周之餘也泰極而否故有焚書之禍元宋之閏也剝極而坤遂爲陽復之機此古今文運盛衰之大較也

唐虞之文大羹玄酒至禹貢而千古文機槖籥矣唐虞之詩太音希聲至商頌而百代詩法淵涵矣故吾

以後世之文鼻祖於夏而詩胎孕於商也

二典三謨淳雅渾噩無工可見無法可窺禹貢紀律森然百代敘述之文皆自此出康衢擊壤寥寥數語五子之歌篇章大衍酬和漫開至商頌玄鳥諸篇閎深古奧實兆典刑周秦莊列屈宋無異後世詞人矣唐虞以下帝王詩歌之美者堯卿雲舜南風穆東夏項垓下高大風武秋風昭黃鵠孟德對酒子桓雜詩文皇帝京玄宗賜發皆非當時臣下所及

詩與文體迥不類文尚典實詩貴清空詩主風神文先理道三代以上之文莊列最近詩後人采掇其語

亡不佳者虛故也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本顏見道語然實詩家玅境神動天隨寢食咸廢精凝思極耳目都融奇語玄言恍惚呈露如游龍驚電捕角稍遲便欲飛去須身詣其境知之

九方皐相馬一節南華本不爲詩家說然詩家無上菩提盡具此蓋作詩大法不過興象風神格律音調格律卑陬音調乖舛風神興象無一可觀乃詩家大病至於故實矛盾景物汗漫情事參差則驪黃牝牡類也製作誠工卽在楚言黍當壯稱老後世但覩吾

詩寧辨何時何地即洗垢索瘢可謂文人無實不可
謂句語不工不爾即三者纖毫曲盡焉能有無
蒙叟逍遙屈子遠遊曠蕩虛無絕去筆墨畦逕百代
詩賦源流實兆端此長卿上林創撰于虛烏有亡是
三人此深得詩賦情狀者非以文爲戲也後之君子
方拘拘覈其山川遠近草木有無烏乎末哉
世欲以空言駕左史盛唐也則謂學古者曰吾不有
六經乎而吾以六經斷自聖筆不可學也是復以空
言應也古有爲六經者矣易則楊雄太玄關朗洞極
衛嵩元包志和太易之類詩書則王通續經束晳補

亡毛漸三墳崔氏演範之類春秋則趙曄吳越陸賈楚漢崔鴻列國王氏元經之類禮樂則不韋月令河間考工桓譚元起梁武樂論之類論語則楊雄法言蕭衍正言張融家語河汾中說之類皆燔火僅存大則僭冒之誅小亦贅疣之誚果何益哉

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人道之本也太初始判未有男女孰爲構精乎天地之氣也既有男女則以形相禪嗣續亡窮矣復求諸天地之氣可乎周之國風漢之樂府皆天地元聲運數適逢假人以洩之體製既備百世之下莫能違也今之訓學古者動曰關關雎鳩

出自何典是身爲父母生育而求人道於空桑也噫易數也禮樂制度聲容也詩書春秋雖聖筆然猶文與事也左氏於春秋離騷於詩史漢於書工於變者也太玄於易中說於語拙於模者也

漢藝文志有周歌詩二篇又周歌詩七十五篇周歌聲曲折七十五篇又河南周歌詩七篇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以上五家與燕代諸歌詩竝列以爲漢時周地風謠耳及觀顔師古黄公書註以槩例之迺知周歌謠漢尚數家不止三百也然隻語不可得見惜哉班志有秦歌詩二家顔注黄公作秦皆歌詩則周爲周皆審矣第非必風雅䕃亦民謠之類否則注

之誤
也

荀卿有賦十篇今傳僅半成相雜辭十一篇亦不止今所傳也蘭陵與屈宋近又仕楚不傳人未敢必其能否今傳惜哉然荀自以予重賦非予亦不能傳

詩出于後世而眞出于三代者岐陽石鼓是已書出於後世而眞出于三代者汲冢周書是已石鼓典雅淳深是周家大手筆宣王中興氣象卽此可覩在三百篇中亦爲翹楚退之列宿羲娥之論雖尊題非太過語後人以吉日車攻駁之固然然三百篇中豈一無遜此者耶必夫子所未見使見將樂觀其盛迺删

之耶

汲冢書奇奧古絕雜以不根而中間一二解亦有不可盡廢者或以即七略周書恐非也班志注引劉向云今存者四十五篇則漢世已幾闕安得今尚完耶

秦處楚漢之間而無賦余叵疑之閱漢志有秦雜賦九篇惜名氏皆不可得坑燼之餘故也

秦子書儒家有羊子四篇名家有黃公四篇註皆云秦博士也黃公名疵非四皓黃公秦子書又有零陵令信一篇注云難李斯斯當時孰敢難之蓋依托也藝文志又有左馮翊秦歌詩三篇京兆尹秦歌詩五

篇皆無註余始疑爲漢時秦地之詩及閱顏師古黃
公下註云爲秦博士能歌詩在秦歌詩中乃知嬴世
不惟有賦亦有詩也
秦朝廷銘頌可見者嶧山瑯琊之罘會稽數碑而已
其辭古質峭悍當時政事習尚直可想見眞秦文也
篆勒皆出斯手銘亦必斯所作斯逐客書玅絕今古
然彼尚戰國之文入秦一變頓爾中間時錯以法令
語商周雅厚之風剗地盡矣
秦燔燒詩書獨卜筮醫藥種樹獲全今卜筮傳者則
宓羲周易之類醫藥傳者則黃帝內經之類雖眞贗

不侔然皆秦以前書獨種樹之書傳者絕寡班志有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皆秦所遺耶

漢宗室向歆最著諸王則淮南河間然秇文詞賦類有陽丘侯劉隁賦十九篇陽成侯劉德賦九篇淮陽憲王賦二篇廣川惠王越賦五篇趙幽王賦一篇宗正劉辟彊賦八篇皆宗室也

趙幽王史載詩一篇而不言能賦河間獻王世以爲經術士然秇文志有上下雍宮三篇子儒家類淮南但傳小山然志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其富若此又河間周制十八篇

諸王好文者無出梁孝無論鄒枚郎羊勝公孫詭文士也淮南以子顯然志有淮南羣臣賦四十四篇惜名氏皆不傳今傳子若鴻烈賦若招隱實多才士咸無與匹中遭禍患賓客竄亡殊可悲也又長沙王有羣臣賦二篇其人當亦下賢又武帝自撰賦二篇劉向賦三十八篇又臨江王歌詩四篇文中山王文木賦一篇（載西京雜記中）總諸劉無慮十數家惜傳者寂（寂耳）唐詩千餘家宗室與列者不能屈全指然秦漢賦六十餘家而劉氏占藉者十數人而東漢不與焉是唐宗室能詩者不過百之一而漢宗室能賦者幾得十

之三何其盛也雖湮没不傳名存史籍亦厚遇矣

人知大風秋風爲百代七言祖而不知昭帝黄鵠飛兮下建章靈帝涼風起兮日照渠二歌皆極工麗漢世人主何以多才若此

漢五言廬江小婦外文姬幽憤亦長篇敘事猶褚先生學太史但得其皮膚耳精意妙語不啻千里讀此乃知孔雀東南飛不可及

漢名士若王逸孔融高彪趙壹輩詩存者皆不工而不知名若辛延年宋子侯樂府妙絕千古信詩有別才也

唐山韋孟漢之初也都尉中郎漢之盛也武仲平子漢之中也蔡琰酈炎漢之晚也

文姬十八拍纖弱猥近漸啓隋陳文勝勵志詩矯峻發揚先兆魏晉皆遠失漢人樸茂溫厚之致不惟唐有晚漢亦有晚也

朱穆絕交詩詞旨躁露漢四言最下者趙壹疾邪詩句格猥凡漢五言最下者

漢古歌朱火颺煙霧博山吐微香淸尊發朱顏四坐長悅康終篇華粲特甚大類子建兄弟疑魏作也

郊祀之精深房中之典則秋風之藻艷諸如此類蹊

逕具存不盡無意然皆匪五言郊祀則頌房中則雅秋風則騷極盛在前固難繼也惟五言肇自河梁盛于宛洛敘致緜衷而足以感鬼神動天地謳吟信口而足以被金石叶管絃如孔雀東南飛一首驟讀之下里委談耳細繹之則章法句法字法才情格律音响節奏靡不具備而實未嘗有纖毫造作非神化所至而何

三代以前五言非不創見而體製未純六朝以後五言非不迭興而格調彌下故兩漢諸篇出而古今靡也

建安以還人好擬古自三百十九樂府鐃歌靡不嗣述幾于充棟汗牛獨孔雀一篇更千百年無復繼响非以其難故耶

昔人謂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吾亦以二京無詩法兩漢無詩人即李枚張傅一二傳耳自餘樂府諸調十九雜篇求其姓名可盡得乎吾以即李枚數子亦直寫襟臆而已未嘗以詩人自命也

西漢詞人知有鄒陽而不知有鄒子樂（見郊祀志歌四篇題鄒子名）知有莊忌而不知有莊忽奇（故與[illegible]同時從[illegible]帝至夜[illegible]所造賦十一篇）知有李陵而不知有李忠（[illegible]）

知有蘇武而不知有蘇季（遼東太守有賦四篇）知有董仲舒而不知有董安國知有公孫弘而不知有公孫乘知有朱買臣而不知有朱建朱宇知有賈太傅而不知有賈充賈山（山有賦八篇非罰吉也）知有河間獻王而不知有淮陽憲王（有賦[illegible]）知有河間獻王劉德而不知有陽成侯劉德此類尚多（安國者見賈家鄭子樂見郊祀志公孫乘見西京雜記餘俱藝文志中）

漢詞人父子相繼者枚劉班馬世所共知然莊忌子莊忽奇又助為忌姪此三莊者世所罕悉又張子僑張豐父子並有著述見漢藝文志中（子僑光祿大夫王褒同時豐車）

與劉向同校讐天祿者有長社尉杜參見顏籒注劉
向別錄云參杜陵人以陽朔元年病死年才二十餘
亦夭折之一也秇文志作博士弟子杜參有賦三篇
然則子美前杜陵已有若人矣
郊祀歌諸錄俱不言作者惟郊祀志中四篇題鄒子
樂作餘無名氏一代大典章湮沒至是惜哉淵陽朱淵亞顥玄冥
四皓詩㬠㬠紫芝之深谷逶迤一章高士傳所載最為
淳古古今樂錄作昊天嗟嗟等語殊生強且氣脉不

貫讀者參攷自當得之

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甪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綺里季姓朱名暉字文季按秦漢間人名最古樸且字多不詳四皓匿迹商山亡其姓氏故止以東園甪里爲號何從幷名與字一一知之又四人東西南北原非同氣弟昆何得懸合若此尋其命名製字大類六朝以後爲記者一時僞撰無疑梁四公傳四人名皆古文怪字如一攷與此同

讀霍去病傳蓋武人之鷙悍者又一任情不學年少耳然琴歌四夷既護一章典質冠冕雍然盛世之音

當時文士代作耶第豪傑天縱特異未易懸斷又衛青郡國士馬羽林材和撫四夷不易哉雄麗渾成眞大將語他如朱虛行酒之歌景宗競病之句斛律金之勅勒沈太尉之南岡皆倉卒矢口匪學而能顧不事此耳總之武將能詩當以李都尉第一揚處道次之郭代國張睢陽嚴高二節使皆儒生習兵非武將

漢魏閨夫婦俱有文詞而最名顯者司馬相如卓文君秦嘉徐淑魏文甄后然文君改醮甄后不終立身大節竝無足取惟徐氏行誼高卓然史稱夫死不嫁毀形傷生則嘉亦非諧老可知自餘若陶嬰紫玉班

婕妤曹大家王明君蔡文姬蘇若蘭劉令嫺上官昭容薛濤李冶花蘂夫人易安居士古今女子能文無出此十數輩率皆寥落不偶或夭折當年或沉淪晚歲或伉儷參商或名檢玷闕信造物於才無所不忌也王長公作文章九命每讀卮言輒爲掩卷太息於戲寧獨丈夫然哉

西溪蘩語備載秦氏夫婦往還詩末引鍾嶸詩品云兩漢五言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寶釵之什亞團扇矣按嘉以寶釵寄淑故詩有寶釵可耀首之語淑惟答嘉五言絶無所謂寶釵者當從嶸本書作敘

別之什爲是

古今婦人以醜特聞者齊無鹽漢孟光晉左芬無鹽以辨光以德芬以才并許允婦以識皆知名獨孔明娶承彥醜女必有過人而寥寥不顯史傳失載(故耶)

文姬自有騷體悲憤詩一章雖詞氣直促而古樸眞至尚有漢風胡笳十八拍當是從此演出後人僞作無疑淺近猥弱齊梁前無此調

文姬悲憤詩如玄雲合兮翳日星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邊馬鳴叉兒呼母兮啼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走煢煢狀懸懸莽蒼訴情委篤較十八

拍我生之初尚無爲等語何啻千里

漢自鐃歌郊祀外三言絶少間見不過數語若五雜組等篇頗無意義獨蘇伯玉妻盤中詩二十韻皆三言僅末數句七字耳語意絶奇惜時與事不可考

漢婦人爲三言者蘇伯玉妻四言者王明君五言者卓文君班婕妤徐淑七言者趙飛燕八言九言者烏孫公主蔡文姬皆工至合體文士不能過也若唐山安世房中自當以雅頌目之非漢人語巵言以爲調弱未舒較以商周大篇誠若有間然千餘年未有繼其響者

明君文君以色稱亦以色毀班姬徐媛皆文士不可以詩人目之至其行業之高尤後世所絶覩者

竇玄妻別夫書云棄妻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以遠彼日以親何所控訴仰呼蒼旻煢煢白兎東走西顧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可去彼獨何人而居斯處離尺牘語而韻叶宛然實四言古體也

右詩載稗文類聚仰呼蒼旻下有悲哉竇生四字而缺煢煢白兎二句今據古怨歌增入則全篇完整首尾較然按本題註玄妻以玄再娶漢公主寓書及詩

爲別所謂詩者僅所增八字及衣不如新二語不應書中重出蓋即此一篇以韻語爲尺牘故傳有詳略題有異同耳其語古質是東西京本色非後人擬作也

秦嘉贈婦四言詩有云爾不是居帷帳何施爾不是照蘂燭何爲蓋以妻寢疾還家形容離索之語非傷逝也題曰贈婦甚明近有節略淑傳者以淑先死嘉爲此詩傷之大誤按嘉又有寄内詩三首中云夢寐空室中恍惚見姿形豈亦傷逝耶兼史自有灼據不必深辨

董卓廢少帝辨爲弘農王後以山東兵起遣李儒酖之王置酒與姬唐別作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蕃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適幽玄因令姬起舞姬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頹身爲帝兮命天摧死生異路兮從此乖奈我煢獨兮心中哀歌竟泣下坐皆歔欷遂引酖卒二歌意極悽慘詳載范史后紀中偶閱馮氏書未及收錄之

談秔云孔融懿名高列諸子覩臨終諸詩大類箴銘語耳北海不長於詩讀此全篇可見至結句生存多所慮長寢萬事畢詞理宏達氣骨蒼然可想見其人

不容以瑕掩也
陳大夫調孔北海云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本戲語然不可謂無其人如晉太子遹之類小何嘗不佳又如甘羅十二智數橫出員俶九齡議論風生謝貞八歲有落花之句路德延數歲傳芭蕉之什後皆沒沒劉晏神童國瑞壯歲與作無聞殺身錢穀此類頗多亦有晚歲勵精而速就者甯越之學高適之詩蘇洵之文之類是也
東漢之末猥雜甚矣魏武雄才崛起無論用兵即其詩豪邁縱橫籠罩一世從甘心逆人物然亦時有詠

諷如何以解憂惟有杜康等句信類其爲人也子桓去去勿復陳客子常畏人等句詩流率短其才然此是漢人語也他如黎陽於譙孟津廣陵玄武諸作句格縱横節奏纘密殊有人主氣象高古不如魏武宏贍不及陳思而斟酌二者政得其中過仲宣公幹遠甚惜昭明皆置不錄

古詩類多因述然不過字句間魏明種瓜東井上一篇全倣傅毅孤竹而襲短去長拙於模擬甚矣

建安中三四五六七言樂府文賦俱工者獨陳思耳

子桓具體而微仲宣四言過五言孔璋七言勝五言

應劉徐阮五言之外諸體略不復覩材具高下瞭然

詩未有三世傳者既傳而且烜赫僅曹氏操丕叡耳然白馬名存鍾品則彪當亦能詩又任城武力絕人倉舒智慧出衆老瞞何德挺育多才生子如此孫仲謀輩詎足道哉

魏婦人能詩僅甄后一人然又曹氏婦也於戲盛矣今人第知魏武欲傳位陳王植而不知其始欲傳鄧王沖也按史沖字倉舒少岐嶷五六歲智如成人太祖得巨象欲稱之沖曰置象舟中而刻其水痕權物以塡可立決太祖大悅太祖馬鞍在庫爲鼠齧吏欲

自陳冲復以計脫其辜凡應罪戮而為冲委曲全活者數十比卒年才十三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傳后意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魏武愛冲若此殆數倍陳思使長奪嫡必矣而天信天意在丕也以冲之早慧稍假以年詎出二兄下又中山王衮十歲能屬文所著述二萬餘言通計魏武諸子二十五人殤者十餘知名者六丕彰植彪冲衮彰之力植之才冲之智皆古今絕出咸萃一門自書契來未有也然率早亡植最後死得年僅四十一至魏明僅三十六高貴鄉公僅二十則固操之

遺殃餘孽哉

高貴鄉公髦少敏慧能屬文嘗首創九言詩幸太學論六經疑義老儒莫能對則曹氏不啻三世矣陳思子志亦知名曾同六代論載文選尤著（此論初託名陳思見志傳）魏武剏攜壯士以接詞人悲風流播爲正始然一時名勝類遭摧折若禰衡辱爲鼓吏阮瑀屈列琴工劉楨減死輸作吉丕遇伶優僅保首領文舉德祖情事稍兩相關似嬰大戮曷嘗有尺寸之憾于桓猜忌彌深二丁駢首子建幾希皆幸中之不幸也劉公幹坐平視甄后幾死吏議恒疑子桓不怒而魏

武收之偶讀裴松之所引吳質傳云文帝嘗召質歡飲酒酣命郭后出見謂質曰卿仰諦視之則知楨之平視甄后踵迹茲言耳質事當在楨前若楨事發後無論質子桓敢爾耶質傳稱坐譴之後質亦以與會出為朝歌長遷長蓋其人素慎密郭后之言出自子桓未必啟當也典論稱文人不矜細行罕以名節自立而七子之中獨贊偉長懷文抱質恬淡寡欲可謂彬彬君子幹著中論盛傳較諸魏晉浮華只有異者子桓賞鑒故自不誣又王昶戒子書云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

其意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師之祖書大於文淵然二君操履殊矣王粲傳七子之外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脩河內荀緯亦有文采而不與列以數稽之適與前合是七子之外又有七子也

考鄴中諸子德祖聲名與文舉相亞二丁當時亦矯矯而典論不及蓋以黨翼陳思故邯鄲淳文譽烜然嘗盛稱植才幾至奪嫡得免殺身斯為倖矣濟陰吳質雅善魏文論復不列豈遠出諸子下難于曲筆耶

繇欽詩賦並工似在諸應上惟荀緯製作寡傳路粹承孟德旨劾奏孔融乃詞場之讒賊忠義之鵂鶹郗慮等輩何足道哉粹後者人從經武至漢中以事見法政與楊脩俱嘗令融事坐罪郗慮漢中事但傳揚脩粹皆無聞一幸一不幸也

文舉自是漢臣與王劉年輩迥絕列之鄴下其義未安子建一書云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璉發迹于大魏余意以茲五士上系二曹庶七子之稱彼已亡匙建安之美於斯為盛植書未稱德祖而不及阮生意瑀材具非諸人比第脩製作今亦寡傳惜也

每讀子桓與季重書陳思與德祖書未嘗不欷歔太息想見風流好尚如斯江河百代豈偶然哉

曹氏弟兄相忌他不暇言止如楊權稅文子桓典論絕口不及陳思臨淄書尺隻語無關文帝皆宇宙大缺陷事而以同氣失之何也至如魏文以文章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而陳思不欲以翰墨為勳績辭頌為君子詞雖冰炭意實塤篪讀者攷見深衷推驗實歷可也

劉景升名義之儔文學之士列藉湯膺致譽譚尚足槩平生而以一荆州推之子修季緒亦有才藻徒以

陳思紙尾姓字今存太史公所云附驥豈虛言哉

魏志注引韋仲將云仲宣傷于肥戇休伯都無檢格元瑜病于體弱孔彰實自麤疏文蔚性頗忿鷙故卒不登大位淪棄當時觀此鄴中諸子言貌風旨宛然然魏文亟賞偉長不聞顯擢何耶一時文士惟季重假節封矦特為官達然卒以推戴謀誤非翰墨也

人所最易辨者形貌傳稱王粲體質短小幼弱一坐盡驚蔡中郎曰吾弗如也此猶年少故至往依劉表則既長立矣而表以寢弱通脫不甚重之韋仲將乃謂仲宣肥戇肥戇之與短弱通脫何相反甚耶戇蘇絳都字

陳無已云予嘗以古文爲三等周爲上七國次之西漢爲下東漢而下無取焉吾亦以古詩爲三等周爲上西漢次之魏爲下晉氏而下無取焉

樂府五言多首尾敘事七言東西門行等則不然唐初四子乃盛有賦述而失之繁冗惟少陵哀江頭王孫兵車麗人畫馬等行大得漢人五言法而體格復不卑絕可貴也

六朝樂府雖弱靡然尚因仍軌轍至太白才力絕人古今體格于是一大變杜陵獨得漢人遺意第已調時時雜之張籍王建頗趨平淡稍到天成而材質有

限兼時代壓之不能高古長吉諸篇元人舉代學其險怪弊流國初李文正又本胡曾遺意取史事斷以經語古樂府遂亡

應璩百一舊謂規曹爽作今讀之絕無此意惟細微可不愼一篇皆諫戒語當時傳寫錯雜互置此題

昌穀謂休璉百一微傷于媚此詩如下流不可處君子愼厥初所占於此土是謂仁智居皆拙朴類措大語謂之傷媚何居

孔明三代之佐也而與酉戻梁公范文正俱爲殊絕人物二表三代之文也而與陳情酒德歸去來俱爲

第一文章信篤論乎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與言孔明者杜氏而已大哉言也伊訓說命相表裏可與言二表者蘇氏而已

孔明梁父吟當不止一篇世所傳僅此耳寓意葢譏晏氏夫三子恃功暴恣漸固難長藉使駕馭有方則皆折衝之器旣不能以是爲齊景謀又不能明正典刑以張公室徒以權譎斃之至于崔杼弑君陳恒擅國則隱忍徘徊大義俱廢復沮景公用孔子而甘與梁丘據輩等列亂朝區區補苴罅漏何救齊亡而後世猶以爲賢至有管晏之目此梁父吟所爲作也自

擬隆中寧取樂毅而不及晏嬰有旨哉其時武鄉相蜀楊儀魏延悉收鳴吠之效李平馬謖咸正師律之誅正大之情可通天地矣

陳壽譏諸葛不足累諸葛適以彰父之被刑魏收誣爾朱不足榮爾朱適以徵己之納賄且併其所善沒之作史之大戒也史通嘗數二事爲諸葛瞻得謹而丁此當時恐書之論壽于武鄉恐不相及以似攸晁爲是

詩藪　外編二　六朝

東越胡應麟著

晉宋之交古今詩道升降之大限乎魏承漢後雖浸尚華靡而淳朴餘風隱約尚在步兵優柔沖遠足嗣兩京而渾噩頓殊記室豪宕飛揚欲追子建而和平槩乏士衡安仁一變而排偶開矣靈運延年再變而排偶盛矣玄暉三變而排偶愈工淳樸愈散漢道盡矣

元亮得步兵之澹而以趣為宗故時與靈運合也而于漢離也明遠得記室之雄而以詞為尚故時與玄

暉近也而去魏遠也
陸才如海潘才如江潘陸之定品也淸水芙蓉縷金錯采顏謝之定衡也以子建爲繡虎而仲宣爲泥蛙以公幹爲巨鍾而偉長爲小梃抑揚不已過乎
太沖以氣勝者也振衣千仞濯足萬里流至矣而豈必絲與竹山水有淸音其韻故足賞也靈運以韻勝者也淸暉能娛人游子澹忘歸至矣而百川赴巨海衆星環北辰其氣亦可稱也
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八代之階級森如也枚李曹劉阮陸陶謝鮑江何沈徐庾薛盧諸公之品第秩如也

其文日變而盛而古意日衰也其格日變而新而前
規日遠也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造道之等也立志欲高取法欲
遠精粗之衡也世之日降而下也學漢魏猶懼晉宋
也學晉宋靡弗齊梁矣
登岱者必于岱之麓也不至其巔非岱也故學業貴
成也不至其巔猶岱也故師法貴上也登龜蒙鳧繹
者卽躋峯造極龜蒙鳧繹已耳由龜蒙鳧繹而岱焉
吾未聞也
嚴氏云漢魏尚矣不假悟也康樂以至盛唐透徹之

悟也此言似而未核漢人直寫胸臆劉削無施嚴氏所云庶幾實錄建安以降稍屬思惟便應懸解非緣妙悟曷極精深觀魏文與論極贊文章之無窮陳思書牘欲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相屬筆削不遑鍛鍊推敲殆同後世豈直曰悟而已吾爲易曰兩漢尚矣不假悟也曹劉以至李杜透徹之悟也

漢人詩氣運所鍾神化所至也無才可見格可尋也魏才可見格可尋而其才大其格高也晉宋其格卑矣其才故足尚也梁陳其才下矣其格故亡譏焉

士衡諸子六代之初也靈運諸子六代之盛也玄暉

諸子六代之中也孝穆諸子六代之晚也
蘇李之才不必過於曹劉陸謝之才不必下於公幹
而其詩不同也則其世之變也其變之善也則其才
之高也
當塗以後人才故推典午二陸二潘二張二傅外太
沖之雄奇茂先之葩整季倫之雅飭越石之淸峭景
純之麗爾元亮之超然方外則葛洪支遁閨秀則道
韞若蘭自宋迄隋此盛未覩
宋齊自諸謝外明遠延之元長三數公而已梁氏體
格愈卑操觚頗衆沈約江淹范雲任昉肩吾希範吳

柳陰何至蕭王劉氏一門之中不啻十輩才非晉敵數則倍之陳隋徐庾外總持正見思道道衡餘不多得故吾以合宋齊不能當一晉合陳隋不能敵一梁也

詩品云陳思魏邦之傑公幹仲宣爲輔士衡晉室之英安仁景陽爲輔康樂宋代之雄顏延年爲輔亦頗得之然公幹仲宣非魏文比安仁景陽非太沖比延之非明遠比錯綜諸集參伍群言鍾所剖裁似難僉允至嗣宗介魏晉間元亮介晉宋間品格位置可謂天然無容更議也

宣城在齊遂無可作輔者梁陳而下沈范江何柳吳徐庾大槩魯衛之政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矣

平原氣骨遠非太沖比然仲默亟稱阮陸獻吉並推陸謝以其體備才兼嗣魏開宋耳

六代選詩者昭明文選孝穆玉臺評詩者劉勰雕龍鍾嶸詩品劉鍾藻騭校有精理而製作不傳孝穆詞人然玉臺但輯閨房一體靡所事選獨昭明鑒裁著述咸有可觀至其學業洪深行義篤至殊非文士所及自唐以前名篇傑什率賴此書功德詞林故自匪淺宋人至以五臣匹之何其忍也

世但知蕭氏文選然吟譜稱昭明彙集漢後五言爲詩選二十卷其中必大有五朝佳什惜今不可見矣

文賦云詩緣情而綺靡六朝之詩所自出也漢以前無有也賦體物而瀏亮六朝之賦所自出也漢以前無有也

蘇李諸詩和平簡易傾寫肺肝何有于綺靡自綺靡言出而徐庾兆端矣馬楊諸賦古奥雄奇贅澀才煩何有于瀏亮自瀏亮體興而江謝接迹矣故吾嘗以阮左者漢魏之遺而潘陸者六朝之首也未可槩以晉人也

名都白馬諸篇已有綺靡意而文猶與質錯也洛神銅爵諸篇已有瀏亮意而質浸爲文掩也故魏之詩家嫡兩漢而賦會衛六朝也

士衡云謝朝華于已披啓夕秀于未振又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有意乎其濯陳言而馳絕足也然平原諸文模擬何衆而創獲何希也平原諸詩藻繪何緐而獨造何寡也故曰非知之艱而行之艱也其有以自試也昌穀執一端以非之非也

潘陸俱詞勝者也陸之材富而潘氣稍雄也陶謝俱韻勝者也謝之才高而陶趣差遠也

太沖詠史景純遊仙皆晉人傑作詠史之名起自孟堅但指一事魏杜摯贈毋丘儉疊用八古人名堆垛寡變太沖題實因班體亦本杜而造語奇偉創格新特錯綜震蕩逸氣干雲遂爲古今絕唱景純遊仙蓋本漢諸仙詩及思王五遊升天諸作而氣骨詞藻率逺遜前人非左敵也

六朝小詩有羅敷初總髻蕙芳亦嬌小月落始歸船春眠恒着曉情致婉約可愛第不知蕙芳何女子及讀太沖集嬌女詩云其姊字蕙芳乃知出此

太沖集附左貴嬪詩一首每怪此君醜絕妹乃色稱

及讀晉書始名芬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不覺失笑識之劉明遠詠名令脚絶川作對

稽喜叔夜之兄呂安所爲題鳳阮籍因之白眼者疑其不識一丁及讀喜詩有答叔夜四章四言殆相伯仲五言列仙狥生命松喬安足齒縱軀任度世至人不私已其識趣非磔磔者或韻度不侔厥弟然以凡鳥俗流遇之亦少究矣

永和修禊名士盡傾而詩佳者絕少由時之當行耳蘭亭罰觥大令首坐令其詩行㕮桃葉二歌辭甚拙朴與上六朝不類信知非所長也

桃葉答大令團扇四章甚足情致晉人謂方回奴但小有意不知大令婢乃顛倒主人翁耶一笑

晉人能文而不能詩若袁宏名出一時所存詠史二章吃訥陳腐可笑當時亦以為工

世說甚重許玄度而不謂能詩孫興公云一吟一詠許當北面然詢詩有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儼是唐律又晉人稱玄度五言妙絶則許當亦文士非止清談者

兩漢之流而六代也其士衡之責乎六代之變而三唐也其玄暉之責乎

梁陳諸子有大造於唐者也何也唐之首創也以梁陳啓其端也宋元諸子有大造於明者也何也明之中興也以宋元爲之監也

張正見詩華藻不下徐陵江總聲骨雄整乃過之唐律實濫觴此而資望不甚表表嚴氏謂其雖多亦奚以爲得無以名取人耶

延之與靈運齊名才藻可耳至于神指出諸謝下何論康樂

宋人一代康樂外明遠信爲絕出上挽曹劉之逸步下開李杜之先鞭第康樂麗而能淡明遠麗而稍靡

淡故居晉宋之間靡故涉齊梁之軌

宋齊之末靡靡極矣而袁陽源白馬虞子陽北伐大有建安風骨何從得之

文通擬漢三詩俱遠獨魏文陳思劉禎王粲四作置之魏風莫辨眞傑思也

詩材稟賦各自所近靈運鄴中不惟不類并其故武失之文通諸擬乃遠出齊梁上尺短寸長信不虛也

劉坦之選詩補注雖稍溺宋人其論漢魏六代及唐剖析深至亦似具隻眼者

古詩語意重者如今日良宴會請爲遊子吟之類自

是樸茂之過建安諸子洗削殆盡晉宋不應復蹈嗣宗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士衡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太沖豈必絲與竹何事待嘯歌康樂尤不勝數皆後學所當戒

池塘生春草不必苦謂佳亦不必謂不佳靈運諸佳句多出深思苦索如清暉能娛人之類雖非鍛鍊而成要皆真積所致此却率然信口故自謂奇至明月照積雪風神頗乏音調未諧鍾氏云云本以破除事障世便喧傳以爲警絕吾不敢知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雖合掌猶虛字也揚帆采

石華挂席拾海月則實語矣在康樂固為佳句非初
學所當效顰
千慮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早聞夕飈出晚見朝日暾
康樂此類甚夥雖六朝人例爾然諸謝不盡然也休
文夕行聞夜鶴晨征聽曉鴻當句自犯尤為語病用
修覆以為工惟六朝故若出宋人不知何等掊擊矣
嚴謂古詩不當較量重復而引屬國數章見例是則
然矣古人佳處豈在是乎觀少卿三章及兩漢諸作
足知冗非所貴第信筆天成間遇一二不拘拘寘定
耳青青河畔草一章六用疊字而不覺正古詩玅絕處

不可槩論然亦偶爾未必古人用意為之謝惠連以相如對長卿幸司馬有二名不爾何以屬比耶一笑

王謝江左並稱諸謝縱橫文選而王氏一何寥寥也大令名勝風流蘭亭數語寧至閣筆而取適罰觥郎非才具使然亦其好尚素乏康樂宣城輩當此與會縱賦詩有禁能自已耶

宋齊間王氏差著僧達僧孺僧綽僧虔融儉摛筠微藉甚俱以文學顯名勝彬彬欲過謝氏而詩不能十三元長元禮尤號錚錚篇什雖夥未為絕出

鍾記室以士衡為晉代之英嚴滄浪以士衡獨在諸

公之下二語雖各舉所知咸自有謂學者精心體味兩得其說洒佳

葛稚川陶貞白皆文士也寄趣鉛汞耳其詩文筆札足不死文遒𨶒遠並高人韻流托迹方外文彩不能自遏時見一斑便足爭衡作者唐宋以還仙釋雖盛率庸瑣不足齒數矣

以文方金谷序而右軍大悅以貌類劉司空而宣武甚歡吾以皆非實錄右軍高潔既異季倫蘭亭敘致遠邁金谷元子心非王室越石才謝匡時俱迥不侔何庸艷羨嘉賓惟幄大是雋奇第于苻堅亦匪倫類

嗣宗叔夜並以放誕名而阮之識遠非嵇比也靈運延年並以縱傲名而顏之識遠非謝比也步兵光祿身處危地使馬昭劉劭信之而不傷中散康樂雖有盛名非若夏侯玄輩爲時所急徒以口舌僨戾悲夫

薛考功云曰清曰遠迺詩之至美者也靈運以之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清也表靈物莫賞蘊眞誰爲傳遠也豈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鳴禽夕水木湛清華清與遠兼之矣薛此論雖是大乘中旁出佛法亦自錚錚動人第此中得趣頭白祇在六朝寘曰中無復向上生活若大本先立旁及諸家登山臨水

時作此調故不啻嚮聞數百步也

子美之不甚喜陶詩而恨其枯槁也子瞻劇喜陶詩而以曹劉李杜俱莫及也二人者之所言皆過也善乎鍾氏之品元亮也千古隱逸詩人之宗也而以源出應璩則亦非也

似李之癖宣城也以明艷合也工部之癖開府也以流實合也然李于謝未足青氷杜于庾乃勝之倍蓰矣

世目玄暉爲唐調之始以精工流麗故然此君實多大篇如遊敬亭山和伏武昌劉中丞之類雖篇中綺

繪間作而體裁鴻碩詞氣沖澹往往靈運延之逐鹿後人但亟賞工麗此類不復檢摭要之非其全也

唐律雖濫觴沈謝於時音調未遒篇什猶寡梁室諸王特崇此體至庾肩吾風神秀朗洞合唐規陰何吳柳相繼並興陳隋徐薛諸人唐初無異矣

宋齊間明遠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文通日落長沙渚層陰萬里生皆盛唐起語也

王仲淹歷評六朝文士不取康樂宣城文通明遠而極稱顏延之王儉任昉文約以則有君子之心不知延之儉昉所以遠劣謝鮑諸人正以典質有餘風神

不足耳

六朝二江二庾子山氣骨欲過肩吾而神秀弗如總持才情差亞文通而淵博沭遠

休文四聲八病首發千古尠詮其於近體允謂作者之聖而自運乃無一篇諸作材力有餘風神全乏之視彥升彥龍僅能過之世以鍾氏私憾抑置中品非也

蕭齊革命而爲之佐命者褚淵王儉也蕭梁革命而爲之佐命者沈約范雲也迹諸人行業器度咸有可觀而蹭蹬至此彼非有意功名直高位重祿耳余嘗謂富貴溺人賢者不免文士尤易著脚而六朝爲甚

潘陸顏謝諸君往往蹈此范曄王融卒以覆身敗族若陶元亮輩幾何人哉

江淹之鯁亮先幾任昉之孝友樂善迹其歷履可謂絕去文人浮薄之習而淹爲齊高九錫昉作梁武禪文二子非汲汲功名者直以文章致累惜也

文通夢張景陽索錦而文躓郭景純取筆而詩下班以才盡似也以夢故非也人之才固有盡時精力疲志意怠而夢徵焉其夢衰也其衰非夢也彥升與沈競名亦曰才盡豈張郭爲祟耶

休文彥升並以博洽稱而任之孝義潔廉先憂後樂

賢沈不啻倍屣矣總持孝穆並以浮艷稱而徐之公忠蹇諤正色立朝視江不啻薰蕕矣

溫子昇之謀誅爾朱荀濟之謀誅高澄皆忠義激發奮不顧身而傳以溫爲陰險濟爲奸亂史乎

陰何並稱舊矣何攄寫情素冲淡處往往顏謝遺韻陰惟解作麗語當時以並仲言後世以方太白亦太過然近體之合實陰兆端

世謂杜詩法庾子山不然庾在陳隋浮靡間語稍蒼勁聲調故無大異惟述懷一篇類杜諸古詩耳

楊用脩論發端以玄暉大江流日夜爲玅絕余謂此

未足當也千古發端之妙無出少卿三起語如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尋常兒女可泣鬼神次則子建高臺多悲風明月照高樓咳唾天仙夐絕凡俗康樂百川赴巨海衆星環北辰雖稍遠本色然是後來壯語之祖不妨并拈出也

魏稱曹劉然劉非曹敵也晉稱潘陸然潘非陸敵也宋稱顏謝然顏非謝敵也梁稱任沈然任非沈敵也非敵而並稱何也同時同事又同調也百年之後篤而論之則陳王在魏自當獨步士衡居晉宜孫太冲康樂之外無先明遠隱侯而下寧次文通

唐人品第最精如楊盧沈宋王孟李杜錢劉元白郎銖兩稍有低昂大較相若故不妨並稱也

謝靈運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謝世基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朝失風水繙為螻蟻食皆晉人五言絕遇同調同雖一時口古千載生氣

楊用修舉貫休悅風吹不盡江上落梅謂猶恩休碧雲不知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乃江淹擬休怨別詩休本詩起全用子建明月照高樓語中云妾心懷天末思與浮雲長絕無碧雲二字又秋風一章自

紵體亦甚情致餘楊花明妃等曲十餘章皆閨房意全不類梵流六朝氣習薰染乃爾然休後任至揚州刺史或既還俗作未可知

何遜燕戲還簷際花飛落枕前寸心君不見拭淚坐調絃閨閣行人絶房櫳日影斜誰能北牕下獨對後園花六朝絶句近唐無若仲言者洪景盧誤收唐絶中亦其聲調酷類遂成後世笑端

宋文帝自君之出矣錦筒閉不開思君如清風曉夜常徘徊顔師伯自君之出矣芳帷低不舉思君如廻雪流亂無端緒二詩語甚相類皆佳句也

六朝句于唐人調不同而語相似者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初唐也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盛唐也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中唐也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晚唐也俱謝玄暉詩也王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何遜夜雨滴空堦曉燈暗離室皆類晚唐

北朝句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較謝池塘春草天然不及而神韻有餘魏收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尺書徵建業折簡召長安不事華藻而風骨冷然徐陵欲爲藏拙文士相傾語耳

北人謂溫子昇凌顏鑠謝含沈吐任雖自相誇詡語

然子昇文筆豔發自當為彼中第一人生江左故不在四君下惟詩傳者絕少恐非所長庾子山謂薛道衡盧思道僅解捉筆亦孝穆之論庾製作雖多神韻頗乏盧薛篇章雖寡而明艷可觀總之曹衛之間不堪相僕役也

庭草無人隨意綠大似唐末五代人詞非七言體也年年歲歲花相似鄙淺更無足觀二子固有佳處以此句死便是橫死隋煬便是橫殺之間未必作爾許業人品汙下而惡歸焉皆大苦事也

嚴云玉臺集陳徐陵序雖有漢魏六朝之作今但謂

纖艷曰玉臺非也此不熟本書之故玉臺所集於漢魏六朝無所銓擇凡言情則錄之自餘登覽宴集亡復一首通閱當自瞭然

詩文不朽大業學者雕心刻腎窮晝極夜猶懼弗窺奧眇而以游戲廢日可乎孔融離合鮑照建除溫嶠迴文傅咸集句亡補於詩而返爲詩病自茲以降摹倣寔繁字謎人名鳥獸花木六朝才士集中不可勝數詩道之下流學人之大戒也

卞彬之作蚤虱蝸蟲蝦蟆等賦李爲作輕薄暗小及淚等賦晚唐人作童子詩五十韻婢僕詩一百首皆

詞場之沴魅秇苑之幺麽也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爾爾諸人竟潦倒當世或致禍其身非不幸矣

六朝人類輯諸詩但名[illegible]曰文選云爾如謝靈運詩集五十卷殆似靈運自作之詩今槩讀殊可笑然當時例無他名如張茂先[illegible]謝靈運詩集一百卷劉和孫詩集二十卷顏竣[illegible]集一[illegible]卷詩間其有篇目蓋起于徐氏玉臺[illegible]中有[illegible]靈運集五十卷[illegible]存無數[illegible]大笑識此

沈約絶重謝朓謂二百年無此詩崔融爲武后册人謂二百年無此文謝事見朓本傳崔事出國史異纂人罕知之楊盈川謂愧在盧前耻居王後世共傳述

然盧范陽曰喜居王後恥在駱前一語詞相出入意實天淵即此足辨楊盧優劣裴聞喜獨以器識歸楊鄙哉不足議也盧語具朝野僉載今類太平廣記中夫文士相輕自古而然英雄欺人達者所憎盈川益不免此若范陽之說殘論既公而意度逾下足一刷秇苑澆漓而後人絕無賞鑒何行儉之衆哉

崔集賢曰王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與照鄰可以企之此篤論也盧詢祖云見未能高飛者假以羽毛知逸勢沖天者剪其翅翮盈川之論得無類是乎若照鄰之退讓沖虛尤文士之景星詞場之絕出也

凡詞場稱謂要取適齒牙而已非必在前則優居後爲劣也屈宋曹劉之類固云中的詩稱蘇李豈蘇長於李乎史稱班馬豈馬減於班乎顏任謝先而顏非謝比元白上而元匪白儕宋張韓劉岳州邊何徐李皆殿者勝首遠弗如元虞楊范揭差近亦偶然耳

漢詩堂奧也魏詩門戶也入戶升堂固其機也而晉氏之風本之魏焉然而判迹於魏者何也故知門戶非定程也夫欲拯質必務刪文欲反本必資去末是固曰然然玉韞於石豈曰無文淵珠露采亦匪無質由質開文古詩所以擅巧由文求質晉格所以爲衰

若乃文質雜興本末竝用此魏之失也以上昌穀論
三代詩絕得肯綮以俟百世其言不易矣
昌穀之論五言古極有會惟四言不甚究心謂韋孟
諸篇佶縛不蕩弁州非之是矣至舉曹公月明星稀
子建來日大難爲四言法此尤非也二詩雖精工華
爽而風雅典刑幾盡在五言古則爲齊梁在七言律
則爲大曆實四言之一變也韋孟諸作後惟陳思責
躬一首可繼識者知之
康子西謂三謝外宣遠叔源有詩不工非也宣遠子
房戲馬格調詞藻可垣步延之靈運閒叔源景昃鳴

禽夕水木湛清華幾與池塘春草清暉娛人競爽不工詩者能爾邪惠連自有長處要之名下無虛也之謂不逮宣遠亦非篤論

梁武纂輯諸書至二千餘卷宇宙間日力有限那得如此中或諸臣秉筆帝總其成耳簡文幾七百卷湘東幾四百卷計亦當爾然梁武文集百二十卷簡文百卷其富亦不貲矣惟昭明著述皆出已裁不過百卷而文選自唐迄今指南學者武帝簡文湘東制作千不存一似亦不在多也隋書名具載梁史已錄危言中所不引惟元帝金樓子尚行小說易傳亦一驗也

六朝著述之富蓋無如葛稚川所碑誄詩賦一百卷移檄表章三十卷神仙傳十卷良吏傳十卷隱逸傳十卷集異傳十卷五經諸史百家雜鈔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秘方四卷抱朴子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通計殆六百餘卷豈[illegible]六朝漢唐罕覩也洪自敘十五始讀書蓋亦不為早慧其好學絕人遠矣今惟抱朴神仙肘後數書傳[illegible]

顧野王玉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瑞圖十卷顧氏譜傳十卷續洞冥記一卷分野樞要一卷玄象表一卷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文集二十

卷近四百卷任昉五百餘卷徐勉七百餘卷齊梁製

[illegible]

西京雜記世以葛稚川僞作非也稚川著作餘六百卷孳孳如不及何假借名他人此書後序甚備益稚川據子駿原本百卷錄孟堅漢書所取外二萬言另爲二卷以傳而歆原書竄爛脫落其事實不存者記皆闕之如公孫弘答鄒長倩書甘泉鹵簿之類至事實可紀而文義訛鈌皆間或以意綴屬之故文體頗異西京世遂以爲洪作駕名子駿謬也其後序文與洪他筆詞氣絕類宋人以爲吳均尤無據也黎本西陽雜俎

引庾信語之謬

據稚川元日則雜記二卷漢武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幷五卷爲一帙今傳雜記六卷而無所謂起居注及故事者蓋後人鈔錄唐世類書以成此不復知其體製故耳今說郛中類刻有漢武故事一[illegible]

隋劉焯劉炫並博聞強記共居一室讀書積十年不出遂各爲世大儒然實非兄弟也炫河間景城人焯信都昌亭人二人後出處亦[illegible]牛弘購求遺書炫僞造連山等百餘卷取賞殆是以文爲戲耳後事

露書遂中廢宋人以爲唐史所録蓮山郎炫撰者非也使炫書不廢雖僞猶當遠勝今傳三墳等書

晉宋以前多仙詩唐宋以後多鬼詩婦人詩盛於漢沙門詩昉自晉惠遠道猷輩羽士詩競於唐若吳筠曹唐輩蘌苑旁流盡斯五者大率才情之富閨閣居多趣致之幽釋梵爲最羽流不若仙詩仙詩不若鬼詩

惠休本釋子還俗至晉刺史葉渠本道士還俗至唐宰相二人皆能詩者又劉勰本儒而出家晚歲劉軻本僧而長髮中年二人皆能文者

漢魏間仙詩若王母上元馬明及四眞九華等作句如出一篇篇如出一手艷麗浮冗雕繢析矜眞趣既乖玄旨殊少大類晉宋間語皆當時文士假托也惟葛仙公二章句格頗類本詞

唐仙家能詩者許宣平隱居三十載及後新朝出郭一絕是初唐語張志和八月九月蘆花飛又西塞山一絕是中唐語鍾七言二絕呂七言一律近晚唐今傳純陽集皆僞作也范詩又有絕句呂一首詞鄙陋實是贗作

凡仙釋詩多方外氣骨殊寡惟馬自然風激水聲迷遠岫雨添嵐氣沒高林殊近作者意度又葉靜能幽

煙塵別九重一首亦昂藏有格此外絕未覩也